

血色南郊

北京末世顽主的青春记忆

忆往昔，南郊动荡，刀光起，江湖血染！
其中事因原，伴冷酒孤烟，夜漫漫，俱洒字行间！

这是一本让两代人都潸然泪下的怀旧小说！

南郊是个界限难以分清的区域，这里是丰台区和大兴区的交界，南可至黄村，北可至大红门，东可至亦庄，西可至丰台镇……

宋老邪◎著



血色南郊

JESNANC...

时空交错中，南郊这片广阔的土地，

德茂庄，东营房，南苑机场……

你们没有变，你们见证着南郊的变迁，你们目睹着人事的生死沧桑，18年转瞬而过，那个时代也匆匆远去！

宋老邪 /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笑竹

封面设计：尚书堂

选题策划：杨 灏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南郊 / 宋老邪著.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80178-959-4

I. ①血…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7683号

书 名：血色南郊

作 者：宋老邪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16 印 张：17

字 数：23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定 价：36.8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目录

001 / 楔子

007 / 第一章

红星电影院前，北京南郊各路顽主聚集。《寡妇村》的海报和西天的火烧云，鲜红无比！像于小伟第一次看到的鲜血。

东高地711医院急救室里，周天安慰于小伟：“哥们儿，放心，我死不了！放放血，败火！”

烟光照射下，大青的脸色沉稳凝重，目光决绝。那团红亮光芒瞬间暗去后，他语气幽幽，慢慢吐出四个冰冷的字：“血债血还！”

坛子看那司机的怂样，也学着他的结巴语气吓唬他：“赔？赔……赔你妈啦×赔！敢跟我这儿讹……讹钱，让你们丫今……今天出不了旧宫信……信吗？”

055 / 第二章

玲子面色阴郁，看着大青：“要说狠劲儿，你顶多是只狼，而孙晋，他是只虎！”大青听后微微点头。

十八里店顽主房四儿点点头，挖苦到：“南小街大青！知道！牛×大了你！在红星电影院门口，拿管叉插了金刚的，是你吧？”话刚说完，他身后就传来一片哄笑声。这句话一下子就激怒了大青！

昏暗冷清的旧宫中学大门前，周天、坛子、老派截住了那4个人。4个人呼呼地喘着粗气，暗淡的路灯照射下，眼光惊惶而绝望！

旧宫凉水河珊瑚桥边的小树林里，遍地落叶。浑身鲜血的周天手持管叉扑向金刚！他要用鲜血洗刷自己的耻辱！

旧宫集贤村口的玲子发屋里，被弟兄们簇拥着出门的灾末儿回过头来，用手指着周天：“小兔崽子！今天看在玲子的面儿上，我不搭理你！你给我记住喽！以后别让我在南郊这片儿再见到你，如果再让我见到你，见一次，打一次！”

孙晋平时温和亲善的脸容已经阴沉下来，冷酷如冰！此刻的眼神也变得寒冷阴深，凶光隐隐！大青心生绝望：“不好！要出事！！”

全球棒挂着风声，猛地打在毫无防备的孙晋后脑，“嘭！”的一声闷响，孙晋被打得扑向货包，登时就昏了过去！

等周天说完，玲子一下瘫坐在春秋椅上，喃喃地说道：“完了！小平安这回……完了！”说完眼中泪光闪闪，表情绝望。

蚊子从大衣袖口里顺出一根钢管，指着周天二人低声喝道：“你们两个小王八蛋，今天哪儿也别想跑！告诉你们，敢跟我们大哥毗牙，甭打算过去就没事了！说吧，想死还是想活？”

正要进单元门，忽然听到远处楼群拐角处传来一片零乱纷沓的脚步声，俩人对视一愣，回头看去，只见刚刚离去的永顺又跑了回来，一边跑一边回头对身后人喊：“快！他们还没走呢！还在呢！”大青和孙晋互相对视了一眼，面色凝重起来！

老范面无表情，和大青对视着，眼光深邃而狡黠，他微微点了点头，突然干脆地说：“行！王俊青！态度还是坚决强硬！那我们也不再跟你绕弯子了！你听好了，前天，29号，大裤衩儿已经被逮捕归案，小平安，现在就在押解回京的路上！你！还想说什么？！”

于小伟一脸疑惑的走到周天面前，周天目光惨然，长吐口气，缓缓地说：“小伟，我哥判决书下来了。”这句话字字如雷，让于小伟大吃了一惊，心里一直逃避着不敢面对的这件事终于到了眼前！

1990年，一个以周天、闫瘸子为首的暴力团伙半年之间在南郊迅速崛起，他们的犯罪范围除了南郊之外，还发展到宣武和海淀一带，许多起砸抢和人身伤害案件都与他们有关。由于召开亚运会，北京警方对违法犯罪活动加强了打击力度，这伙人迅速销声匿迹，隐藏起来，而灾末儿一伙也是一样，一下没有了任何消息。

那个人也不回答，探身走出楼门，迎着于小伟慢慢走来。借着一楼窗口的灯光，那个人的面容一下清晰了，正是很长时间音信皆无的周天！只见他穿了件黑色皮夹克，头发也长了，面色阴沉，眼神里闪烁着狼一样的光芒。

……

……

……

……

……

……

……

……

……

……

……

……

3月12号，周天忌日。

于小伟驾驶一辆别克商务车GL8，载着大哥大姐们，驶向北京南郊的“天慈公墓”。

就在数天前，于小伟专程回到北京，跟分公司的下属寒暄过后，打发他们走了，自己钻进了这辆专门给他配的别克商务车，一溜烟地直奔南郊而去。

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南郊。一切都变了，记忆里的黑白印象，已被眼前的彩色景物所蒙蔽替换，不再真实。

他先去了亦庄。以前那麦田无边，村落隐现的亦庄，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人感叹惊异！大片大片的高档楼盘别墅和工业厂区，被无数条宽阔畅达的公路分隔网络，再也寻找不到往日的丝毫景象。

之后，他驱车去了旧宫，这个他以前频繁出没的地方，变化虽然没有亦庄大，但是也让他感慨不已，他在旧宫中学门前停留了片刻，心潮涌动，这是个让他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受到鲜血的滚烫，和把人刺倒后的惶恐与颤栗！

穿过因为拆迁被夷为平地、瓦砾遍地的鹿圈村，往南只看到一片宽阔喧腾的工地，那是正在建设中的“南海子公园”，可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叫“红星砖厂”的地方了，于小伟永远不能忘记，18年前，那个沙尘蔽日的早春午后，他一个亲如手足的兄弟，在砖厂西北部一个沙坑里，被人砍倒于地，再也没能起来。场景鲜明如昨日，那天头顶上莹蓝的天，还有那滩蒙罩沙土褐红色的鲜血，是于小伟做过的所有噩梦的主要颜色！

再往前开，来到了“麋鹿园”，于小伟弃车信步走在这幽静宽大的公园里，他知道，北京南郊过去是清朝皇家的狩猎场，而这里，是它的中心。也许自己所站的地方，在几百年前的某个时刻，就曾经发生过弱肉强食的追逐杀戮，弱者的鲜血浸



染了这片土地，血腥的空气分子飘散至今！

最后，他来到东高地。于小伟信步徘徊，18岁之前的那些生活经历又被唤醒，711医院还在，服装市场还在，新华书店还在，还有那些破旧的筒子楼……已经够了，于小伟唏嘘不已，过去和现实往来交错，令他的鼻子阵阵发酸。

这是2010年的3月，北京的春天在这一年来得出奇的晚。沙尘暴还是如期而至，继续肆虐着京城。这种天气让于小伟心情低落，周天离世那天的情景又涌现脑海。自从1995年落户广州后，他虽然经常回北京出差，但南郊这片故土他却一直没有再回来过。究其原因，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像是一种伤痛，自己根本没有勇气去碰触和治疗它，只是一味地逃避和忽略它的存在，这是段无法面对的记忆，是一段血样鲜红火烫的青春记忆！

南郊是个界限难以分清的区域，这里是丰台区和大兴区的交界，南可至黄村，北可至大红门，东可至亦庄，西可至丰台镇，人口素质高低不一，文化底蕴错综复杂，它们摩擦着，互利着，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改变着。

时空交错中，南郊这片广阔的土地，隐现着血色，像被魔咒笼罩着！

德茂庄，东营房，南苑机场……你们没有变，你们见证着南郊的变迁，你们目睹着人事的生死沧桑，18年转瞬而过，那个时代也匆匆远去！

于小伟呼吸着久违的南郊的空气，往日的记忆如一部黑白无声电影，闪烁着，循环放映着，偶尔会爆出一些污点，是有颜色的，红色的，血的颜色！

一路上，玲子坐在副驾驶，她面容平静，眼光愣愣地看着窗外路侧缓缓移动的泛青的麦田。坐在第二排双座的是于小晴和周航姐俩，她们互相握着手依靠在一起，不声不语。最后一排是坛子、脑袋和小平安兄弟三人，中年发福的他们挤坐在一起，勾肩搭背地低声说着话。转眼到了天慈公墓，汽车停在了宽大寂静的停车场里，几个人纷纷下车。

坛子等人一起把供品和烧纸从车后卸下，玲子看看表，离和大青、孙晋二人约定的10点还有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在石家庄谈生意，没有同路。于是，几个人点上香烟，默默地抽着。周航看见肃穆的陵园大门，开始低声啜泣，于小晴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安慰着。

此刻，天空阴晦，青白色的太阳被灰色的浮云遮蔽着，周围的空气没有一丝温暖，所有人的心情都被环境感染了，觉得低落忧伤。快到10点的时候，听到坛子低声说道：“来了！”

抬眼望去，只见一辆黑色的悍马H2卷裹着尘土从公墓停车场南口驰来，后边是一辆挂着军车牌照的棕色奔驰S600。两辆车拐了个弯，并排停在于小伟的别克商务车边。

悍马车门打开，穿着一件黑色风衣的大青表情冷酷地跳下车，向大伙点头微微示意。孙晋也从他的奔驰车里探身出来，他戴着一副墨镜，嘴角抿着，还是那样冷

静沉稳。他向于小晴点头致意，于小晴也大方地用眼神回应，他们之间曾经拥有的那种爱情的默契已经升华为最真挚的信赖友情，这种感情随着人事沧桑显得弥足珍贵。虽然忙于生意久未谋面，但那种历久弥深的兄弟感情紧紧牵引着这些人，几句简单的问候就会感到亲近异常。

几个人慢慢走进墓园，心情沉重。此时的墓园清冷而肃穆，整齐林立的墓碑刻载着逝者的生命印迹和生者的怀念与感伤。他们默默走到周天墓前，周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呜呜”地哭出声来。

冰冷的墓碑正中，周天的黑白色遗像已经随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于小伟清楚记得，这张用作遗照的照片是他和周天一起去红星照相馆照的。照片里，还能清晰看出周天紧抿的嘴唇和炯炯放光的眼睛。他和这个隔世经年的亲兄弟默默相视，滚烫的热泪温暖了冰冷的墓碑。他没注意到，其他人的目光正被墓碑前摆放的一束鲜花所吸引，花束里的菊花、白玫瑰和百合花黄白相衬，在灰白色的衬纸烘托下，显得哀婉清艳，可以感觉到献花人的满腔悲伤和对逝者无限的哀愁思念。

大青在一旁轻轻嘀咕道：“这是谁送的花？”大家也是同样的疑问，面面相觑。

“应该是宁薇，”伴随着于小伟轻声的猜测，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它。

“我回北京之前跟沈婷说过，想今天约大家给天儿来扫墓，她给宁薇打电话了，希望她来，可她没给准确答复。这花，应该是宁薇送的。”听到这里，大家都愣愣地看着那束花，一些模糊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沉默了一会儿，大家开始摆放带来的供品，当周航拿起宁薇送的那束花时，围蹲在一起的几个人又再次愣住！只见被花束遮挡的碑阶上，摆着几根燃尽的香烟和两个酒杯，酒杯里边都倒着白酒，酒液里各自漂浮着一枚鸡蛋，明润的蛋清裹着蛋黄，在酒杯里清亮微凝。大家又是一阵沉默，只有坛子拍着后脑勺，“这酒……这酒……是……”

小平安一旁叹口气：“别想了，老派也来了。”

所有人一齐想起，这种“混蛋酒”是当年老派的喝酒习惯，但大家都不适应这种喝法，只有周天最喜欢，让老派大有知遇之感。

坛子站起身，左右寻找，但宽广的墓园冷清寂静，根本没有老派的人影。于是叹道：“算了，别找了，他肯定是不好意思见咱们，所以提前来的。唉——好兄弟毕竟是好兄弟。”说完，眼眶也湿润了起来。

扫完墓，大家无不伤感落寞地离开了周天的墓地，于小晴陪着周航去停车场边上的焚烧炉给周天烧送纸钱。于小伟打开车门，玲子和孙晋、大青、坛子、小平安、脑袋几人一起坐到车里，大家点燃香烟，默默无语，遥望着纸钱的灰烟飘摇消散于阴郁的天空。就这样静默了良久，玲子轻轻闭上了眼睛，疲惫地歪靠在座椅上，轻轻地说：“小伟，放首歌吧，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于小伟默默打开车载CD音响的开关。空白片刻，一首低沉伤感的《友情岁月》开始在车厢里悠然环荡，歌声娓娓，直沁人心……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流浪日子你在伴随

有缘再聚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

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凝望夜空往日是谁

领会心中疲惫

来忘掉错对

来怀念过去

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不相信会绝望

不感觉到踌躇

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奔波的风雨里

不羁的醒与醉

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

风吹过已静下

将心意再还谁

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忧伤深情的歌声中，一些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片断，一些永远不能再见的人，一些铭烙在内心深处的青春感动，都清晰地跃现在每个人涌动的思绪里。悲怆聆听的瞬间，车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泪眼迷蒙……

第一章

+

红星电影院前，北京南郊各路顽主聚集。《寡妇村》的海报和西天的火烧云，鲜红无比！像于小伟第一次看到的鲜血。

东高地711医院急救室里，周天安慰于小伟：“哥们儿，放心，我死不了！放放血，败火！”

烟光照射下，大青的脸色沉稳凝重，目光决绝。那团红亮光芒瞬间暗去后，他语气幽幽，慢慢吐出四个冰冷的字：“血债血还！”

坛子看那司机的总样，也学着他的结巴语气吓唬他：“赔？赔……赔你妈啦×赔！敢跟我这儿讹……讹钱，让你们丫今……今天出不了旧官信……信吗？”



01

1988年的夏天炎热异常。

中午一点半，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告一段落。只穿条短裤的于小伟关掉枕边的半导体，翻身起床，他看了眼窗外，楼下是东高地的服装街，毒辣如火的太阳把整条街照得明晃刺眼。行人无几，商贩们有的打盹，有的闲聊，燥热的空气伴着蝉鸣迎面扑来，于小伟回身把电扇开到最高档，还是毫无用处。

连着两个夏天他都是这么百无聊赖地度过的，因为学习差，初中毕业后他就没有再念，父亲于振远在广州下海经商，母亲唐淑慧在航天部上班，他基本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他的姐姐于小晴却和他正相反，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文静懂事，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考上大学正在读大一，这个暑假，她一直细心地照顾着弟弟于小伟的吃穿起居，中午做完饭，就去找她的伙伴周航去了。

周航是于小伟死党周天的姐姐，在南苑机场职工幼儿园当老师，性格和于小晴相反，开朗泼辣，整天嘻嘻哈哈的。别看周天性格暴躁好斗，可在姐姐面前却温驯如绵羊。

周天是那种为保护姐姐不惜与人拼命的主儿。于小伟清楚记得，因为一个儿童家长辱骂刚刚开始做实习教师的周航，还在上初一的周天竟然在第二天用一把水果刀把那个家长的手臂刺伤。周天的父亲为了此事，拿出两千块钱赔给人家，才使周天免被追究，可周天事后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到处惹是生非。于小伟好几次也暗暗自问，假如姐姐被人欺负了，自己有没有勇气拿着刀，去找人家拼命，他每次的答案都是肯定，可心底，还是有点发虚。

于小伟打开录音机，放入姐姐翻录来的迟志强的磁带，快进到自己最爱听的



《十不该》，又从冰箱里拿出瓶“北冰洋”汽水，扬头猛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直冲进胃里，于小伟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感到凉爽了很多。他回身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最里边拿出了那把弹簧刀。这是周天帮他买的，5块钱，于小伟小心翼翼地按下弹簧，刀刃“唰”的一声从侧边弹出。这把刀已经有些旧了，刀身泛着幽蓝色的光。他把刀刃贴在脸颊上，冰凉凉的。

于小伟拿着刀来到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做了几个自认为很牛×的动作和造型。他对镜子里自己的形象不是很满意，瘦弱而平凡，远没有周天所具备的那副天生的霸道狂傲。他又来到阳台，对着那“牡丹”21寸遥控彩电的包装箱猛刺了两刀，力道足，快进快出！于小伟对自己的这几个动作很满意，想了想，要是面前是一个和自己挑衅叫板的对手，自己还会这样果断凶狠地给他两刀吗？于小伟还是有点心虚。

“咚咚咚……”突然传来急促放肆的敲门声。

“肯定是周天那孙子！”于小伟心里嘟囔了一句，收起弹簧刀，关上录音机，开了房门。

健壮的周天嬉皮笑脸地挤进门，光着黝黑的膀子，背着他那永不离身的绿色军用挎包，满头大汗地嚷嚷着“热啊热啊”，边喊边径直走到冰箱前，拿出瓶“北冰洋”汽水，咬开瓶盖，两口下肚，又打了个夸张的大嗝，回头问道：“你丫在家玩什么呢？”

于小伟把电风扇冲向周天：“没干吗，刚听完《白眉大侠》，想先躺会儿，等天擦黑儿凉快了再去找你玩，你怎么大晌午就来了？”

周天翻看着录音机上的磁带：“我也闲得慌，没劲！小晴姐跟我姐叽叽喳喳地嘀咕事儿，我说听听，还不行，我姐连打带踹的，就把我轰出来了，我想也好，姐姐找姐姐，弟弟找弟弟，同等级，同待遇。”

说着他翻到本《台湾金曲冲击波》，笑了起来：“什么什么这都是，这《狼》应该是齐秦唱的，你这歌片儿上怎么写着屠洪刚啊！屠洪刚……？还真没听过有这一位！”

于小伟笑他：“你丫可够落伍的啊！屠洪刚都不知道！丢人！《大冲击2》磁带封面上的那个，就是他。”

周天撇撇嘴：“既然这么牛×，怎么不唱自己的歌啊！说到底，还是不行，你瞧人刘欢，就唱自己的！《便衣警察》啦，《下雪天戴草帽》啦，多拔份！”

说完，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于小伟神秘地说：“对了，我这儿有件宝贝，倍儿牛×！给你看看！”

于小伟不等他说完，直接把手伸向周天的绿军挎，周天拦开他的手：“别抢啊！急什么！我包里有菜刀，小心伤了你手！等我给你拿。”

他把军挎从肩上摘下，从里边掏出一台随身听。于小伟一把抢过来，爱不释手：“真牛×嘿！谁的？”

周天把耳机塞到于小伟耳朵里，按下PLAY键：“先听听再说，‘爱华’的，超薄带录音，比那帮孙子的强多了吧！？”

于小伟根本就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强劲动感的霹雳舞曲“猛士”正冲击着他的耳膜！

他扯着嗓子对周天喊：“牛×！太牛×了！谁的？多少钱？”

周天伸手拽下耳机：“不用喊，我听得见！效果不错吧？就这一台，顶他们丫的五台，听这牌子，‘爱华’，一听就是小日本为了拍咱中国人马屁，特制的。”

于小伟点头用日语附和：“要嘻！所嘎！”

周天把耳机交到于小伟手里：“喜欢就拿走玩儿两天！”

于小伟又问：“谁的？”

“我哥大青的。中午来我家显摆，被我没收了。”

周天的表哥大青，比周天和于小伟他们俩大5岁，23了，没有工作，是南苑机场家属院有名的顽主，豪爽霸道，为人仗义，整日和他那帮兄弟东游西逛，打架生事儿，周天到今天这样，都是大青的耳熏目染。而于小伟和周天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听大青聊典故，南郊一带那些顽主流氓们的传奇背景和凶狠手段，他都能一一道出。谁由谁带着，谁能一小时内叫齐二百来号人，谁一人连着砍倒七个人而一夜成名，谁在哪个摆阵斗殴中尿了裤子……听着这些，让这些这些有着英雄情结的半大孩子无不热血沸腾，激动神往！

周天从军用挎包里掏出盒烟，打开后扔给于小伟一根说：“尝尝这烟，外贸的，‘美国一号’，也是从我哥那儿洗来的。”

于小伟接过来点着，深吸了一口：“外贸烟怎么劲都这么大？还是‘春城’好抽。”

周天不屑地嘲笑：“切，你丫就一国产命！”

于小伟捶了周天一拳：“你丫老外命行了吧！”又问：“青哥中午去你家，现在去哪儿了？”

周天吐着烟圈回答：“他中午在我家蹭完饭就走了，好像是去了旧宫，他说能找到《寡妇村》的电影票，他旧宫一哥们的爸爸，在红星电影院上班。”

于小伟神色振奋：“《寡妇村》！好片子啊！听说拍得比《红高粱》还牛，好像有黄色镜头，票都炒到5块一张了，真想看看。”

周天看了看挂钟：“那还不容易，找我哥去呗，让他给咱俩也弄张票，两点多了，走，去旧宫！”

于小伟问：“旧宫那么大，哪儿找他去啊？”

“他跟我说了，下午去集贤玲子发屋找玲姐吹风去，咱去那儿找找看。”

于小伟站起身：“那就别睡着了，说走就走，等我穿上背心。”

他从门后衣钩上取下背心穿上，回身去拿钥匙，周天冲他嚷嚷：“大哥，咱们换件背心行吗？瞧您这上边印的什么啊！日本‘少年队’！幼稚点了吧？”

